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董起蟾

南史卷十七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

劉敬宣 劉懷肅弟懷敬 懷慎

劉粹族弟損 孫處 蒯恩

向靖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伯父簡之 簡之弟謙之

簡之子道產　道產子延孫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爲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

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為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元顯以敬宣為後將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為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既累破祆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為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

之以道子啓開元顯滋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為任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為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為玄禽乃縊而死敬宣

奔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嘗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崔封謀滅德推休之為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高雅之又要軌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寛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

上取禍斁閒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尋知為江州大
駭怳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武帝恩款周
洽所賜莫與為比敬宣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帝
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
周祇諫以為道遠運漕難繼毛脩之家讐不雪不應以
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將軍欲
驅二死之甘心亡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不從假
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黄武去成都五百里食

盡遇疾疫而還為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
中軍諮議參軍與兗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
屢獻規畧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獸班突騎置陣
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為左衛將軍敬宣寛厚善待士多
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
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
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
敬宣還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

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平生之
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
慎之毅出為荆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
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
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
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
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
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

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

宋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仕晉為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為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為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群蠻及桓氏餘黨為亂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

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狗景和中為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為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為錢塘令元嘉十三年

東土饑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廵行在所演之表
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
真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
年氐帥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
不巳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
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
軍大致剋捷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
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

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遠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愼少謹愼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内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禁省坐府内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

以佐命功進爵為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
謚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為遊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
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後為泰郡太守德願性麤
率為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
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
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
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

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
善為詼諧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
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
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
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
甚有容狀永光中為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
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為武帝所知及盧循攻
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

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
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逵之敗
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
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
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
以寡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為輔
國將軍追論平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財貴義
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慎弟懷默

江夏內史子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為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為州從事從宋武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後為江夏相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誅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灄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至

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脢亦不害曠之遺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為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為亂氐奴等因聚黨為盜及趙廣等詐言司

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枹罕人也趙廣改名為龍興號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氏奴為征虜將軍梁顯為征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為教酬荅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

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

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

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

明禽偽驃騎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

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於郪山其餘

羣賊出為盜不絕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

年餘黨乃平漂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

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

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華儀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頹毀垣牆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即令修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

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番縣五等侯盧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季高泛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

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妖賊常為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後功

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衞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為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沒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内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小字行彌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

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於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楨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

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栁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栁事竟不助之栁遂伏法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帝板鍾為郡主簿曰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

屯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
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
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父祖及
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沒鍾
直入取其屍而反盧循逼建鄴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
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
伐蜀為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
謀且欲養鋭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

内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尅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内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

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而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為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為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為中書諮議參軍循平封陽

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為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
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
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
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
府辟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叅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
堪為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叅軍藩過江陵

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
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
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
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
相國軍事宋武帝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
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
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
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為多士今復見王修

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幷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為玄盡節召叅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有烏大如鵞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為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

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

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徐逵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令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别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

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叅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衞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蒱酒為事每犯法為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為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糺劾文帝以勳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

拜員外郎再坐蒱戲免官孝武為豫州刺史鎮歷陽以
康祖為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歷南平王
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
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揔統為前驅次新蔡攻
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
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不許其
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
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為魏所圍召康

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
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
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為三且休且戰康祖
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矢中
頭而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
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為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
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虞之

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武帝已剋京口虔之即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叅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子道産初為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

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産始也卒于官謚曰襄侯道産
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經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
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為南
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
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為三里帝室居
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
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

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叅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

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

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劒二十人有司奏謚

忠穆詔改為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

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

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别有以乎

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

玉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

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承興王早梨封壤受委疆場赴蹈為期道産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名盛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也

南史卷十七考證

劉懷肅傳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綏監本訛緩今改正

劉粹傳道濟養枹罕人也○枹監本訛抱今改正

虞邱進傳少時隨謝玄討苻堅○謝玄下監本衍謝玄二字今从宋書删去

劉康祖傳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鑠監本訛鑠今改正

南史卷十七考證

南史卷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八

趙倫之 子伯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　惠明子眎素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介

介子允　引　惠開從子琛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甄　未甄子盾　厥

燾弟熹　熹子質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栁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禄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

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兖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

別詔至此始統領焉後為丹陽尹在都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錄投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歲許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署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

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棊能騎射
後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為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
兄弟聚黨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
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
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
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
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
乃自徒中起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

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為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為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

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爲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退即代孝武爲徐兖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爲圍碻磝城不拔退師歷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弑立以爲徐兖二州刺史即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

爲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爲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刼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

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元年爲黄門侍郎與侍中何偃争推積射將軍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别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

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全闕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名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

頟巳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卽納其妓啓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敘述聞其言者皆以爲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過人嘗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卽位晉安

王子勣反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城城内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勣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遏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寳首水路慰勞益州寳首欲以平蜀為

功更奬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荅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徵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徵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徵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

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
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
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
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
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
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尋除少府加給
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
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

美惠開悉剗除别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懐

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

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

不相見與同産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爲吴興太守郡界有

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

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

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

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昕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昕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為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

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歷中書黄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棊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為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為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後為長兼侍中袁粲劉彦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彦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静不

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仕齊為都官尚書掌吏部
永明中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
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
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
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
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
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鬬棊
宋文帝時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

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及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碁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為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子洽字宏稱幼敏悟年七歲誦楚辭畧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累遷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後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為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

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
徵為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
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
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
賊齊高帝赦之後為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坐
法免官惠朗弟惠蒨仕齊左戶尚書子介
介字茂鏡少頴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
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

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敕助防韋黯納之介

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顔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醖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

整衣冠坐于宫坊景宣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横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静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承定中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即位為黄門侍郎晉安王為南豫州以為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為光禄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

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修
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
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
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
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
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
徵允之為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
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

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荆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肜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

人歐陽頠為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頠遷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

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黄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為質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宦者李善度蔡脫

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為黃門郎
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
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
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
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
為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即位惠訓與巴
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璝據上明建康

城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為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苑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陽尹辟為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荅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

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慙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為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齎一瓠蘆

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隷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牀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

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為嫌歷左戸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説邪琛即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悦上每呼琛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遘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

上荅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
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
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餕必陶然
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
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
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
言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
位黄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臧熹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兖二州刺史謝玄舉熹為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熹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宫若配食惠廟則宫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

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髙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武帝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髙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興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髙致

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
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
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
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
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熹謂
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
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
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

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修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

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為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

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

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廟

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熹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

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為尚書左

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凝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

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作屯游賦又作七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

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荆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録事參

軍歴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遣武人以兵

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郡蠻悦服後卒於鎮南

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嚴族叔未甄𦾔曾孫也父潭左户尚書未甄有才幹少

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為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

三年廬于墓側歴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

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為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趣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

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凝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為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謚曰忠

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虎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

之句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悉以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撾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摽尚書三公郎

熹字義和熹之弟也與熹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

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軍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竒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禄勲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蒱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頹項拳髮初為世子中軍參軍甞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為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歴竟陵内史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人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

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為徐兖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凌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為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城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刼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

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狒狸死卯年寅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

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荅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鑱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户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内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頹落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為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弒立以質為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

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㑹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女為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為黄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

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為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絶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畧

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顔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諶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沉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

王莽事漆其頭藏於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親則在趙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嶮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姧亂之所致乎

南史卷十八考證

蕭惠開傳令以蕭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眼宋書作服

蕭惠明傳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本卷中凡三見項羽事此其一也顧炎武謂惠明因發背旬日而卒與齊書李安民為吳興太守不祀神以牛而牛死安民尋卒畧相類

蕭惠基弟惠休傳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又一項羽

神事頗炎武謂下文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畧與本書蕭猷為吴興郡守所禱必從相類

蕭琛傳負其才氣侯儉宴于樂游○樂游下梁書有苑字

後為吴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又一項羽神事頗炎武謂下文遷之于廟禁杞以牛畧與宋書孔季恭居聽事竟無害相類

臧燾傳武帝鎮京口參帝軍中軍事○參帝監本誤參

軍今从閣本

臧盾傳美風姿善容止每趣奏梁武帝甚悅焉○趣一本作趨

南史卷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董起蟾

南史卷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九

謝晦　兄瞻　弟皭　從叔澹　述孫朓

謝裕　子恂　玄孫微　裕弟純　述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幾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裒子奕

據安萬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
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膽晦嚼
遜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
中兵叅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
即命為太尉叅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叅軍有疾以
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
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
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

曰天下可無㬢不可無公㬢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
乃止㬢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
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㬢聞猶以為恨
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
會命紙筆賦詩㬢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
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
並作時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甞與㬢俱在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㬢往往

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為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為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宫晦領游

軍為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劒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

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
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
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
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
羡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傅亮與
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
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
正月晦弟黄門侍郎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

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
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
幼宗豈有止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北行
宜須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
使執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
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
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
在境外晦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

何晩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
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説
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决戰士
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
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勲司馬庾登之請
觧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轉登之為長史
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曒子世平兄子紹等晦
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集

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
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泝流數千扈館三月奉
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之世屢被猜嫌積
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
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
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荆
州暴其罪狀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
于破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移檄

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
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
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
以衆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
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
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
無佗唯愧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遯
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

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
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
之泖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
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
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
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為彭城
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
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為之落

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晦下並

見原

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為

紫石英賛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

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

以為三絶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

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秘書

郎解職隨從故為柳建威長史後為宋武帝相國從事

中郎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絶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

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瑍無才能為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黙然言論自此衰

止

瞻弟瞬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瞬晨昏温清勤容戚顔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疾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瞬至性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黄門侍郎從坐伏誅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琰琅邪王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歷位尚書

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叡進璽帝曰此選當

湏人望乃使湝攝湝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為湝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為荆州將之鎮詣湝別晦色自矜湝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湝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湝從弟混與劉毅昵湝常以為憂

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濬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勲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内史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無不造門惟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為著作佐郎桓𤣥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

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黄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為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

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鎮軍
司馬復為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
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帝以為苻堅侵境謝太傅
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
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亾固存
廣振威畧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
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
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大司馬

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為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為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為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日武

帝親臨甚慟

子恂字泰温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為新安王主簿出為廬江郡辭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為小郡乃以為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

梁天監中為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
不悅未敘會卒
子徵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
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畧還北
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
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為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
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為
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

休源及徹三人與議徹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為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廨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為人所殺純弟颺字景颺位司徒右長史颺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

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為迎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甝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甝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餐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

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觧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邏迺獲焉為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為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

嘗足雍州刺史張郃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郃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詶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郃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郃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亾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

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為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為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朓

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

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眺
牋辭子隆曰眺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
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
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蔕
眺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
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泛三江西浮七
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
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

悟滄濵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
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
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
方開效蓮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
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横集時荆州信
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
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見許明帝輔政
以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

中書郎出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黄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闗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

必讓便與諮閱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讓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

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宴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為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常輕祏為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己後祏及弟祀劉渢劉宴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搆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

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
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
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
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
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奬人才會稽孔覬粗
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
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
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

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敵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為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内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单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堪歎恨為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為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為沈約早與朓善為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冲字

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為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
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
響應吳興人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
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
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邈與恩通
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
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
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

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頊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黄蘖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為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為帝謂曰愧未有爪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

恪善自居遇雖貼宰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凑其不至者惟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太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為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府轉為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復為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

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因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為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

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户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淵畧苛細務在綂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太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

無迹可尋卒官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嘗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秉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

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為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

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為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與顔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祕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為世子中軍諮議黄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為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

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為侯又為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惟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叅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欵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

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
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
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
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
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為
祕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奬乃出使
整祕閣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
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

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惟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

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為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絶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為臨川內

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璿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

為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

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為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

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

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

東歸以為臨川内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

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

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

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

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

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宗齊

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為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

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孟顗字彥重平昌安邱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顗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之因敘關洛中事顗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顗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鳳坐靈運徙嶺南早卒

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覔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為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

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
詔從宰議齊高帝為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
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誅
高帝以超宗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
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
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杯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
齊受禪為黄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彦回
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學士

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藉

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

王逡之奏豫輕文畧奏撓法容非請免豫所居官詔豫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嶲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内史虞悰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

才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别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

宗命佑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毁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為太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

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凝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為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

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井宅
朝中文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
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後
為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
乖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還左丞僕射省嘗議集
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
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霤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

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啓聖于社稷之計蓋為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已將欲以外制内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

卿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為寒心可謂睹其萌矣
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
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繢之竒各
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
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兹言乃信惜乎

南史卷十九

南史卷十九考證

謝瞻傳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混一本作混應从之

謝純弟述傳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監本脫尚字今从各本增

謝方明傳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政監本訛正今从梁書

謝超宗傳常醉上名見語及北方事○語監本訛詔今

改正

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失監本訛朱今從閣本

南史卷十九考證